



两次苏联英雄 安得里阿诺夫

米海依尔·普尔加诺夫著

《时代出版社》

兩次蘇聯英雄
安得里阿諾夫

蘇聯 米海依爾·維爾賓斯基著

丁世昌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Михаил Вербинский

Дважды Герой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И. АНДРИАНОВ

Воениздат

Москва — 1955

內 容 提 要

本書对苏联衝擊机駕駛員安得里阿諾夫在衛國戰爭中的歷次战斗飛行作了詳尽的描述。在保衛祖國天空的战斗中，安得里阿諾夫始終站在行列的最前面，始終是个胜利者。由於他对祖國的貢獻，他獲得了兩次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由於他的战功，他由一个普通的駕駛員被擢升为一个飛行大隊的大隊長。

在本書中，我們看到了許多飛行战斗的故事，而安得里阿諾夫所表現的爱國主义和英雄主义以及他的頑強的學習精神，則是我們的光輝榜样。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45號

(北京阜外百萬莊出版大樓)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中央民族印刷廠印刷·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6年6月北京初版 1956年6月第1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20/32 字數：55千字

1—18,000冊 定價(7)0.25元

目 次

1. 山溝旁的降落.....	2
2. 怎样选定了这一行職業.....	7
3. 意志的考驗.....	17
4. 前綫上的一夜.....	25
5. 新职务.....	36
6. 不同的性格.....	42
7. 偵察飛行.....	47
8. 值得紀念的事件.....	54
9. 大隊長.....	62
10. 在敌人的土地上.....	69
11. 在这些日子里.....	74

1. 山溝旁的降落

“左轉彎！”冲击机隊隊長雷木生少校命令道。

隊長把飛機板斜，望了一望自己的僚機們。

“尾機，跟上！”少校又用無線電發出命令，同時心里暗想：
“是誰進入編隊這樣慢呢？莫非是新來的那個？”

雷木生回憶起來：3天前，一個飛行員來到指揮所，立正站在他面前。看身量，是大人，論年齡，還是個青年，長著一頭淡黃色的頭髮，一張長方形的大臉，兩眼微微睜縫著，彷彿在笑。

假如雷木生現在能往落在後面的那架冲击機的駕駛艙里望一眼，便會看到他只見過一次就記得很清楚的那個年輕飛行員了。不過，此刻的華西里·安得里阿諾夫少尉外表看來有些兩樣：兩眉中間的深褶、專注的目光和緊閉的嘴唇，使他的臉膛顯得嚴峻而且有些故作莊重。

空中射手發出警告信號：“密歇爾”，華西里·安得里阿諾夫更加警覺起來。他向左扭過頭去，接著又往右邊窗外看了看。眼前掠過一個法西斯的卐字徽。“依爾”槍艙里發出震耳的噼啪聲。飛機震顫了一下。安得里阿諾夫覺得右肩一陣劇痛。他本能地朝後靠了靠，想用裝甲來保護容易受傷的地方。但是，想起同志們的玩笑，說要替他的肩背特別定做一個防彈椅背才行，便又恢復了原來的姿勢。

“機槍怎么不响啦？”安得里阿諾夫往通話器里對空中射手喊道。但是沒有回答。

飛機一次又一次地顫抖着：砲彈击中了机翼、机身和發動机。“难道就完啦？”安得里阿諾夫打了一个不愉快的寒顫。“第一次战斗飛行就完啦？”

……發現不断接近的“雅克”以后，“密歇尔”慌忙离开了冲击机。安得里阿諾夫望着仪表，傾听着：發動机運轉得不正常，声音漸漸低弱。“在哪兒降落呢？”華西里抬眼搜尋。前面是田野。田野后面是一帶峡谷。再往前，是小樹林，村庄，又是草原。“別撞到山溝里才好！”安得里阿諾夫心里想道。用机輪着陸是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要用机身着陸，或者像飛行員們的說法，“用肚皮着陸。”

華西里沒有放下起落架，开始滑翔。受傷的飛機急速地落向地面。主要的撞击点落在飛機的前部。慣力把飛行員从坐椅背推开，摔到前面的仪表板上。冲击机往前运动了一会兒，鋼甲的机腹在6月的太陽烤干的硬土上犁出一条深溝。再往前几公尺，它便要翻到山溝里去了。飛行員沒有感到这个新危險，因为他昏过去了。

由於一个偶然的僥倖，飛機在懸崖邊緣上停住了，机头鑽進稠密的灌木叢里。

“这下子可飛到头啦！”这是華西里醒來时最先想到的念头。他微微抬起头來，头好像分外沉重。眼睛里模糊不清。他很吃力地拉开座艙盖，摘下撞碎了的飛行眼鏡，往四下里看看。“仪表板撞裂了，腦袋好像还完整！”他苦笑了一下，同时馬上尽力喊道：

“斯米尔諾夫，斯米尔諾夫中士！”

空中射手沒有回答。安得里阿諾夫爬到机翼上，猛力拉开后机艙。死沉沉地垂在胸前的头，痙攣地抓着机槍的手，說明了中

士沉默的原因。飛行員把空中射手的屍身小心地抱到地上。他摘下飛行帽，光著頭站了很久。

“好罷，應該行動起來。”他自言自語地說，迅速向小樹林方面走去。

走過小樹林以後，華西里放慢腳步，仔細觀看着。他清晰地看見了一些隱沒在青翠的園林中的小屋，它們沿斜坡層層分佈着。可是，這一切突然都被一層灰蒙蒙的霧幔遮蔽起來。“剛才還有太陽，哪里來的霧呢？”他覺得眼里一陣疼痛，不由地用手去捂住它們，呆立了兩三分鐘。疼痛消失了，天氣重又晴朗起來。“多半是緊張和疲憊的緣故。”他這樣斷定，稍微放心了些。

走進村子，安得里阿諾夫却大吃一驚：這裡並沒有房屋，有的只是一片瓦礫和廢墟。人們東一處西一處拿着鐵鍬和斧頭忙碌着：有些人已經把土窖挖好了，有些人剛剛動手。華西里沿着標誌出來的街道往村蘇維埃走去。他在这里遇見了兵團的代表，一個瘦削的、一邊臉上滿是傷疤的軍官，便對他講述了飛機被迫降落的事情。

“那邊，在沖擊機跟前，有個空中射手，他犧牲了。”飛行員沉重地嘆口氣，說道。沉默了一會，他又低聲添了一句：“在戰鬥崗位上犧牲的……。”

一陣沉默。

“需要在飛機附近派上警衛，”華西里打破沉默，說道，“它能修復，還能出飛。”他結束道。

“一切都能辦到。”大尉担保說。

華西里本想同大尉一起坐車到飛機那里去，但是感到頭部劇痛，只好打消這個念頭。

“請您好好安頓他一下，”大尉向村蘇維埃主席點點頭。

“我們來安排，他不會受委屈的，”後者張羅起來，並且說：“特洛費默奇老大爺家離這兒不遠，我們把他送到他家去。”

15分鐘後，來了一個白鬍子的瘦老头。

“求你件事，特洛費默奇。”村蘇維埃主席說，一面解釋叫他來的原因。

“好極了！”特洛費默奇响亮地說，一面回身邀請飛行員：“咱們走罷，孩子！”

安得里阿諾夫走出屋子，特洛費默奇迈着碎步跟在後面。他們沿着寬闊的滿是塵土的街道走去。華西里口渴得難受。耳朵里像敲鐘似地嗡嗡作響。眼睛又疼痛起來。眼皮彷彿要粘到一塊似的。

“你怎么啦，孩子？”特洛費默奇看到飛行員雙手伸在前面摸索着，驚恐地叫道。

“頭暈，”安得里阿諾夫几乎是耳語般地说。

華西里自己也不願相信已經發生的事情：他喪失了視力。

在一間農舍里，特洛費默奇的妻子接待了這個飛行員。動作敏捷得跟年齡不相稱的瑪特琳娜·斯切泮諾夫娜，馬上就在这位意外的來客周圍忙碌起來。她打松床上的枕头，鋪上潔淨的床單，拿來新的被褥。但是華西里既看不見這位老婦人焦急不安的忙亂，也看不見她佈滿皺紋的慈祥的臉上那對已經失去光澤却仍然閃耀着的善良眼睛。他低垂着頭，坐在桌旁一張板凳上，然後要求領他到床跟前去。他脫下皮靴和短襖，躺在床上。

“您把牛奶喝了吧，嚐嚐這個菓料洋芋汁，吃點餡餅吧，”瑪特琳娜·斯切泮諾夫娜一邊勸客人，一邊把碟子擺在挪到床跟

前的小桌上。

“我吃不下，老大娘，”華西里勉強地說。

“用什么來給你治病呢，我的好孩子，”女主人兩手一拍。“要是頭痛粉就好了，可是上哪兒去弄呢，打着燈籠去找，也找不到呀！”

過了幾分鐘，瑪特琳娜·斯切泮諾夫娜拿來一塊濕手巾。

“來，敷上塊濕布罷，這也管事，”她小心翼翼地把手巾捂在飛行員的頭上。

“我這樣也會好的，”華西里強打精神地說道。

“是呀，是呀，那還用說，”老婦人表示同意。“可是這不礙事。”

“不，不可能，我怎麼會瞎？”沒有力氣說話，飛行員躺着很久沒吱聲，假裝睡着了。

“幾點鐘啦？”他的頭緊貼在枕頭上，聽到牆上什麼地方發出滴答滴答的鐘聲，終於問道。

“快10點了。”特洛費默奇慢吞吞地說。“院子里已經黑了，該睡覺啦。”

“你們這兒南方天黑的早，我們桑柯沃，現在6月里幾乎通夜都是亮的。”華西里沉思地說道。

“你們那里，大概和列寧格勒一樣，有白夜^①吧？”特洛費默奇頗感興趣地問道。

“是的，差不多。”

① 蘇聯北部某些地方，每年很多天都是通夜發亮的，這種情形叫做“白夜”。

“我听说过这事情。”特洛費默奇慢吞吞地說，然后又問，“你們桑柯沃怎么样？离开那兒很久了嗎？”

“1941年离开的。战争爆發后，同親人的联系便中断了。”

“咳，法西斯惡魔給我們的人帶來了多少災難呀！”特洛費默奇嘆口氣。“应当打死他們，打死這些惡魔！”他恨恨地說道。

特洛費默奇同这个意外的、但已變得親切的客人道了別，到另外一間房裡去了。

剩下安得里阿諾夫一個人。他聽見掛鐘有節奏地滴答滴答地响着，蟋蟀在牆角里唱着它那不高明的歌。安得里阿諾夫的头依然發暈。然而現在使他頭暈的，與其說是疲勞和肉体上的痛楚，還不如說是那折磨他的念頭：“眼睛怎麼啦？難道我永远再也看不見陽光，再也不能去參加戰鬥，同敵人廝殺了嗎？我早先真該去參加步兵，當步兵的。要是那樣的話，我會已經殺死多少個法西斯匪徒了呵，不用槍彈，用槍托也成。要知道，我的力氣，頂得上3個人！……也許，我真的選錯軍職了吧？”

2. 怎样選定了這一行職業

伊万尼索沃村隱沒在加里寧省的森林中間。那兒有一所学校。華西里清楚地記得自己的女教師安娜·雅柯夫列夫娜，一個已經不算年輕，梳得整整齐齐的头髮里夾雜着几縷銀絲的女人。她使他養成了對科學和知識的熱愛。上學時，華西里便貪婪地讀了許多書。普希金的童話以及托爾斯泰和高爾基的短篇小說里的那些頑強堅毅的主人公，使他感到非常親切。

“你又坐下看書啦，什麼時候才去給菜園子翻土呀？”母親

說。

華西里拿了一把鐵鍬，腋下夾着一本沒有讀完的書，到菜園子里去了。他翻着土，幫着培起土壟。休息的時候，便坐在籬笆旁邊的板凳上看書。

有一次，華西里去採蘑菇。同他一道去的，還有幾個男孩和女孩。不管怎麼努力，他的籃子還是空空的。別的孩子們也一無所得，但是他們對自己的失敗毫不在乎。華西里卻不滿意，很生氣。

“誰欺侮你啦，孩子？”當華西里回到家里時，母親問道。

“瞧，空空的！”他扔下籃子。

“那又怎麼呢？這本來就是碰運氣的事嘛。下回交運，你就会採到了。”

“交運……這算什么，白白跑去等着交運。我可不喜歡白幹。”他說，“我下回再去採一次蘑菇，籃子不滿，我就不回來。”

“你是個什么样的孩子呀？”母親驚奇地說。“要是採不到呢？”

“那我就不回家啦！”

“你少胡思亂想！”

“我根本不是胡思亂想。”兒子說。

第二天，華西里到自己的女教師家去了。假期里學生來訪，是意想不到的事情。

“安娜·雅柯夫列夫娜，能不能學會採蘑菇呢？”他說明自己的來意後，問道。

“能。”

“那麼，應該怎麼辦呢？”

“要知道什么地方生长什么样的蘑菇，每一种蘑菇都喜欢一定的地方。比方说，亚麻蕨蘑菇生在樅樹底下，平茸蘑菇生在樺樹底下，木耳蘑菇生在断木上。”

現在無論誰到安得里阿諾夫家里來，華西里一定要同人家談蘑菇，向所有的人打听，怎样在樹林里找蘑菇。

他又去採蘑菇了。从樹林里回來时，他是滿意的，高高兴兴的。

“採了滿滿一籃子！”母親高兴了。“我对你說什么來着？”

“媽媽，你以为採到蘑菇是交了运吧？”

“当然啦！”

“不对，是因为我学会了採蘑菇。”

“就算你說的对。告訴我，你又到樹林里很深的地方去了嗎？”

“是呀，怎么的？”

“你給我留神，別迷了路。”

“迷不了路。我根据任何一棵樹，都能断定哪兒是南，哪兒是北，这就是說，我永远能找到路走出來。”

“这也是学会的？”

“嗯，媽媽，学会的！”

*

*

*

这兒是桑柯沃。当華西里唸五年級的时候，安得里阿諾夫一家迁到这里來了。这兒有許多他沒有見過的新鮮事物。起初，不少時間他是在車站上度过的，在那兒看來來往往的火車。

有一次，華西里到村俱乐部里去。吹奏乐队的隊員們正在那里練習新歌曲。“我最好也参加在他們里面。”他想道。休息时，他

便同乐手們攀談起來。

“喜欢嗎？”乐隊領導人問。

“很喜欢，讓我也参加吧。”

“你的听觉怎样？”

“据說，似乎很好。”

“我們恰好缺一个人。讓我們來測驗你一下吧。”

这样，每当学校里下課以后，華西里便在吹奏乐隊里演奏了。一部分空余時間他用在木工作業上：制作些小方凳、小桌、書架。他自己做了一付滑雪板，这付滑雪板同时又是一付槓子，他不分冬夏都在上面翻着玩。

他还常常到他父親做工的机務段去。孩子頗饒兴趣地瞧着怎样往煤庫里裝煤，怎样洗机車。有一次，他得到允許，爬遍了整个机車，遊歷了司机室，窺探了鍋爐房。以后，華西里对同學們热烈地講述了他在机務段里看到的東西。而談話結束的时候，他总是幻想地表示他的願望，要当一个火車司机，駕駛那長長的鐵路列車。

有一次，在冬季里的一天，快上完課的时候，傳來消息說有一架飛機在村子后面着陸了。好多學生都向野外跑去。華西里駕着雪橇跑，第一个赶到目的地。他馬上繞着他从沒有見过的“ΠΟ—2”式飛機轉了一遍，並且大胆地向一个站在那里的、穿着皮上衣和高統皮靴的人問道：

“这飛機是用什么做的？”

“你好好看看，就会知道的。”飛行員說。

華西里摸摸机翼，用手敲了敲机身外殼。

“三合板做的！真希奇！普通的三合板和麻布。”他大为驚奇，

又問道：“您飛行的速度有多快呀？”

飛行員回答了。

孩子們齊聲叫起來。

“比火車快四、五倍哩！真棒！要能飛一下該多好！”

“這並不怎麼難，孩子們，”飛行員和藹地笑了笑說，“等你們長大了，你們當中會有許多人成為飛行員的。”

孩子們紛紛回去了，每個人都帶走了許多因為初次在地面上看到的這架飛機而產生的印象。華西里興奮地說：

“同學們，你們說，我能不能成為一個飛行員呀？”

他的同學，一個身材矮壯、滿臉雀斑的小伙子，對別的孩子們擠擠眼說：

“華夏，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將來究竟想幹什麼，又要開火車，又要駕飛機，而現在却在吹喇叭。”

“咳，永別啦，樂隊，永別啦，音樂！”華夏喊了一聲，用棍子往堅硬的雪地上——擡，衝向前面去了。

華西里脫離樂隊的事，並沒有使他的同學們感到驚奇。了解他的性格的人，不難猜到公司已找到了別的更有趣的事情。但究竟是什麼，就沒有人知道了。甚至安得里阿諾夫家裡的人也是給蒙在鼓里的。

“我在作板凳，做桌子，做托架。”當有人問他課餘時間幹些什麼的時候，他這樣回答。

過了兩個星期，忽然華西里帶着一個飛行橋模型到學校里來了。

“嘿，還說是板凳哪！”學生們大為驚奇。

孩子們來到校外，發動模型。螺旋槳轉起來，飛行橋在雪地

上疾馳而去。

這次成功鼓舞了華西里。他開始領導一個航空模型小組。少年設計師們一個接一個地“開動”自己的“飛行”品。

航空模型小組的工作，提高了華西里對飛行事業的興趣。但是，那時他有沒有想到他的前途正是空軍呢？不，這只是好奇心重的少年對一切事物的迷戀而已。

*

*

*

屋子裡黑沉沉，靜悄悄地。蟋蟀聲聽不見了，只有鐘擺照樣勻調地報着分秒。華西里竭力想睡去，却總是睡不着。忽然聽到了發動機的吼聲。“這是我們的‘駝背’們。”他判斷着。他對於沖擊機的轟隆聲是熟悉入微的。甚至當聲音只勉強能聽得見的時候，他也總是能分辨出來。這大概是他的同團戰友們在飛行，他同他們一起生活的時間還很少，而一同作戰的時間更少……

“也許，這飛行的職業當真對我不適合吧？”這個念頭又回到華西里的腦海中來了。“事實上，我從來也沒有努力想當一個飛行員。”

唸完八年級時，出現了選擇專長的問題，他最聽從那些叫他當建築師的人的意見。可是結果，他却在斯摩稜斯克合作幹部學校里學習起來。學習抓住了他。他明白，當一個蘇維埃商業工作者是很大的榮譽。“結果既不是商業工作者，又不是飛行員。”華西里懊惱地低聲說。“不，”他反駁自己道：“一切還都在前面哪。”

眼前浮現出斯摩稜斯克航空俱樂部。華西里回憶起他是怎樣成了飛行生的。事情是那樣簡單、平常。航空俱樂部的代表們來到合作幹部學校里，召集共青團員們，對他們講述了空軍的故

事。所有听了这次报告的人，都寫了申請書，願意参加航空俱乐部學習，接着進行体格檢查。一个穿着白色工作服，戴着角質框眼鏡的人問安得里阿諾夫道：

“您有什么病沒有？”

“什么病都沒有。”他答。

“身体很結实。一个勇士！”委员会主席笑了笑說。

航空俱乐部里的學習成了安得里阿諾夫热爱的事業。第一次背后沒有教練員而由自己駕駛“ΠΟ—2”式飛機的飛行，像一条無形的線，永远把他同空軍联結在一起了。

1940年，安得里阿諾夫应徵入伍。他被派到空軍下級專業人員学校去學習。“这太好了”年青的軍人在心里盤算着。“研究飛機，獲得飛機維護的經驗，然后再請求送我去學習做飛行員。”於是他埋头於掌握教学大綱。当他从学校畢業來到部隊的时候，立刻便成了一个模范的航空机械士。

战争爆發了！在法西斯匪徒們从望遠鏡里能窺探莫斯科的那些祖國艰难的日子里，安得里阿諾夫正在空軍学校學習。在偉大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时期，他也在那里學習。華西里屏声息气地閱讀苏联情报局的战报，思索着最高統帥命令中的每一句話，每一个字。“为了战胜敌人，必須精通战斗技術装备，”——華西里牢牢記住这个要求，並且完成了它。最后的考試、測驗飛行、畢業……

“安得里阿諾夫同志，您会成为一个优秀的飛行員的。”校長說。

可是現在，他却接二連三地遭到失敗。而且这些失敗是剛一飛上前線便立即开始了。

……團長和政治委員講完最後的送別辭，預備團的一隊飛行員，包括安得里阿諾夫在內，便分別上了飛機，準備飛到前線機場去。每人都有個熱烈的願望：快些投入戰鬥。難道華西里不想望着這個嗎！他急不可耐地等待着終於能夠同敵人廝殺的那一天。

機隊騰上天空。它們現在就要編成隊形，航向往西，往新奧斯科爾飛去。“伊爾”式飛機一架接着一架，以長機為準，進入編隊。安得里阿諾夫也在空中。他按了一下起落架收放開關，但是起落架收不起來。無論這個飛行員用什麼辦法，收放機械總不工作。“怎麼辦？跟不上隊了。起落架沒收起來，不能保持應有的速度。飛行距離很大，油不夠用。只能有一個決定：‘返航’。”這樣，安得里阿諾夫沒有到達前線，又回到預備機場上了。幸好，沒有等待很久。隔了一天，又有一隊飛機起飛了。在這9架飛機中也有安得里阿諾夫。

華西里坐在飛機駕駛艙里，感到很愉快，很興奮。肩上斜掛着的圖囊擱在膝上。飛行員又瞧了瞧標着航線的地圖。發動了的發動機轟鳴着。

“一路平安！”機場上的人以溫暖的眼神目送着他們。

飛機循着航線飛行。每一分鐘都使華西里接近真正的戰鬥行動。他心里又驚又喜。他從左邊开着的小窗往下看。夏天的千變萬化的景色十分悅目。心里很想深深地呼吸一下，可是空氣不足。安得里阿諾夫想涼快涼快，便按一下把手，敞開了右窗。一股勁風闖進機艙。就在這一瞬間，有一樣東西扯住了他的脖子。等到他省悟過來，已經遲了：圖囊不在膝上了，它被颳到窗外去了。飛行員拉住皮帶，但是白費力氣。气流搖曳着圖囊，